

金庸小说寻宝母题的佛经文学来源

王立¹, 孙琳²

(1. 大连大学 语言文学研究所, 辽宁 大连 116622; 2.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金庸小说中的寻宝模式,与传统的埋宝掘葬风气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作者的反文化、反传统观念。故事文本叙事的来源应该是中古汉译佛经中的夺宝遭害幸免母题、寻宝者互相谋害、意外得宝等母题。金庸对于宝藏所在地、夺宝、得宝方式等描写都进行了创新,流动着人类永恒的探索与追求,充满了吸引现代读者关注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金庸小说;寻宝夺宝;汉译佛经;中外交流

中图分类号:I207.42;B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1-0042-06

在中国文学中存在着绵延久远的寻宝主题,这一主题历代的扩散增饰,形成了若干母题模式,广布于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新派武侠小说中,谓之武侠小说中的“寻宝公式”。武侠小说中的寻宝情节错综复杂,难于尽述。本文认为金庸小说中的寻宝模式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具有反文化、反传

统思想,蕴涵着人性启迪意义与文化反思价值。

一、金庸小说对寻宝母题的运用

金庸小说寻宝母题以丰富多重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创造出一个妙趣横生的武侠世界。金庸小说寻宝母题的普遍性规律可用表格概括如下:

	藏宝地点	宝物名称	夺宝(得宝)方式	夺宝(得宝)结果	出处	主要回数
山中	玉笔锋山洞	阎王宝藏	武功	洞口被堵,无一生还	《雪山飞狐》	10回
	沙漠石山	高昌迷宫宝藏	武功	迷宫中没有宝藏	《白马啸西风》	369-386页
	鹿鼎山	清朝龙脉和宝藏	武功、诡计	保存宝藏未挖掘	《鹿鼎记》	34回
	华山石洞	《金蛇秘籍》	机缘得宝	炼就神功,匡扶正义	《碧血剑》	3回
	铁掌山指峰山洞	《武穆遗书》	武功、计谋	习得兵法,匡扶正义	《射雕英雄传》	28回
墓中	胡一刀墓前	冷月宝刀	机缘得宝	救胡斐性命	《飞狐外传》	20回
	古墓中	《九阴真经》	机缘得宝	救小龙女性命	《神雕侠侣》	7回
佛像	天宁寺佛像	珠宝价值连城	武功诡计	夺宝之人中毒而死	《连城诀》	12回
动物体内	猿猴肚中	《九阳真经》	机缘得宝	救无忌性命,炼就神功	《倚天屠龙记》	16回
衣上	袈裟上	《避邪剑剑谱》	武功诡计	自宫练功,丧心病狂	《笑傲江湖》	7回
兵器中	倚天剑、屠龙刀内	《九阴真经》	诡计	炼就阴狠武功,迷失本性	《倚天屠龙记》	31回

(一) 宝藏所在地及对母题的因袭与创新

从上表可以看出,金庸15部武侠小说已有10部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寻宝得宝母题,而藏宝地点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则彰显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与活跃的创造性。山中、墓中、兵器中、动物体内、佛像中等等都可以成为藏宝之地,其中又以高山和墓

穴为主。

首先,是山中之宝。山中藏宝在中国历史悠久,宝物与高山的联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仙隐文化内涵,而从现实角度来看,深山石洞毕竟可避世乱兵燹,“藏之名山”是最为安全的方法^[1]。金庸小说对母题的创新之处在于,高山虽普遍性地成为藏宝

* 收稿日期:2006-07-10

作者简介:王立(1953-),男,辽宁锦州人,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文学主题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委项目“金庸小说文化渊源及现实性研究”(2005055),项目负责人:王立。

地,但却山山各有特点,各具风韵;埋藏闯王宝藏的玉笔峰是一座常年不化的雪山,人迹罕至;《白马啸西风》中传说高昌迷宫宝藏竟埋在一座沙漠石山中,茫茫沙漠自然成为寻宝的最大障碍;将藏宝地点选在鹿鼎山无疑带有戏谑意味,名不见经传则寻找极难——要将八部佛经拼凑起来才能依图寻找;华山虽人所共知,但却以险峻著称,将藏宝地点选在华山悬崖洞中无疑只有武功绝高者才会发现。无论是雪山、石山、险山,还是不知名的小山,都以各自的特点增强了宝藏的隐秘性,使寻宝过程更为曲折凶险,而将藏宝地点选在山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金庸的山崇拜观念。从地理特点来看,中国的山陵较多。高山是神秘深邃而高深莫测的,在古人眼中,“山”是和“仙”联系在一起的,在颇具灵气的山中往往能寻访到仙人的踪迹;而深山老林也是修道之人的首选场所;练武之人为与世隔绝,潜心练功也会藏之名山,山中既有仙人、修道之人、练武之人,再有他们遗留下的经书及武功秘笈等便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高山接近上天,具有崇高、巍峨之美,古人眼中的高山已不只是单纯的自然人物,而被人格化、力量化了。山中人烟稀少,树木茂盛,其巨大的包容性使古代帝王愿依山为陵,因此山中藏宝也就更加合理了。

其次,是墓中之宝。将墓穴作为藏宝之地,受传统厚土重葬习俗影响。自殷周以来,我国便形成了“重祭祀,崇祖先”的传统,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都十分重视墓葬,《礼记·祭义》有“事死者如事生”,《汉书》有“孝子事亡如事存”,财产的占有有时并不因生死之隔而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厚土重葬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将藏宝地点设计在地下墓中,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墓中机关重重,使盗墓者不敢贸然进入,增添了藏宝的安全性。金庸小说对于“墓中藏宝”模式的突破与创新在于,将墓主的身份由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扩大化至胡一刀、林朝英等平民百姓,墓主身份的平民化一方面是武侠小说通俗性特点决定的,另一方面是情节发展、塑造人物的需要;苗人凤把冷月宝刀埋于胡一刀坟前是因为他觉得“世上除了胡一刀再无人配用这把宝刀”,通过“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苗人凤之口,读者从侧面再次领略到了胡一刀的英雄气概、表现了胡苗二人的深厚情谊及苗人凤误伤好友的内疚与自责;如果没有当年苗人凤的埋刀之举,胡斐便不可能在危难中得刀获救,也不会有后来的“雪山飞狐”;同样,《神雕侠侣》中的王重阳之所以要出人意料地将《九阴真经》刻在古墓中,一方

面是练武之人的好胜之心,另一方面也寄寓了他对于昔日恋人林朝英的深深怀念及有情人未成眷属的遗憾。而且,如果没有王重阳当年看似不合理的举动,便不会有小龙女的重伤获救,神雕侠侣恐怕便要真的绝迹江湖了。

其他藏宝地点也有,如兵器内,衣物上等,构成了小说中的“以宝取宝”模式,将在下文藏宝图的价值与功用中专门论述。

(二) 夺宝得宝方式及对母题的因袭与创新

首先,是武功夺宝与计谋夺宝。宝藏的巨大诱惑力吸引了无数人不择手段为之争斗,金庸小说中夺宝的方式是以武功为主,而武功争斗的过程又往往和阴谋诡计相交织,令人眼花缭乱。武侠小说的文体特点决定了武功描述占据重要分量,而在展现母题时金庸却显现了淡化武功、突出计谋夺宝的特点。各路“英雄”一番厮杀争夺的辟邪剑谱,最后是岳不群用诡计谋得;屠龙刀、倚天剑在江湖上掀起了满天血雨腥风,最后却是一个弱女子周芷若用计得之。这种淡化武功、突出计谋的倾向是小说刻画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特殊需要。金庸之所以能够塑造众多栩栩如生、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的重要原因,是他对于人性有着深刻和独到的见解,善于辩证地看待善恶、正邪、好坏的对立统一,笔下人物往往是正中有邪、邪中含正、亦正亦邪的,而母题的运用对于刻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发展变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君子剑”岳不群出场时一派正义凛然之风,而随着设计夺取辟邪剑谱的阴谋逐渐显露,其阴狠毒辣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周芷若本来是一个善良但有心计的少女,同门排挤、师父去世使其性情发生变化,盗取屠龙刀、倚天剑,夺得《九阴真经》是其性格发展变化的重要转折点,此后她一步步走向阴险毒辣而不可自拔。如果说母题对于岳不群这一人物展现的是人性丑恶扭曲的一面,对于周芷若则揭示了人性堕落沉沦的一面。

其次,是当事人因机缘而意外得宝。在对金庸小说夺宝母题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最后得宝的人,常常并非武功最高、计谋最深者,而是根本无心得宝之人,这称之为“机缘得宝”。其特点一是强调一个“巧”字;《天龙八部》第2回写段誉被逼下万丈悬崖,却意外发现无量玉洞,破解了无量玉壁之谜;《碧血剑》第3回写袁承志追逐两只猴子,无意中发现金蛇郎君墓冢所在的山洞,巧获《金蛇秘笈》;《倚天屠龙记》第16回写张无忌为一只白猿治病,偶然发现了猿肚下的《九阳真经》;石破天吃烧饼吃出玄铁令;等等。这种“痴人自有痴人福,无心得宝自

来”的模式似乎在宣扬佛教中的“万事随缘”观念。特点二是得宝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机缘得宝”在巧合性与偶然性的背后隐含着很大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张无忌精通医术为他帮助大猿解除多年顽疾提供了可能；石破天是一个小叫化子，又饿了三天三夜，才可能捡一个掉到地上的脏烧饼吃（那些争夺玄铁令的“大侠”怎会捡脏了的烧饼吃呢）。巧妙地将偶然性与必然性结合，将不可理喻之事阐发得合情合理，正是金庸的高妙之处。特点三是机缘得宝者都具有善良、正直、忠诚、侠义等人性的美好闪光点。巧得《凌波微步》和《北冥神功》的段誉是一个颇有佛性之人；学会《金蛇秘笈》的袁承志是忠良之后；练就《九阳真经》的张无忌，自幼便怜老扶幼。这种“好人得宝”的模式体现了“善有善报”的传统观念，寄托了作者“天佑良善”的人生理想。特点四是机缘得宝者得宝前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石破天是一个吃不饱饭的乞儿，张无忌是一个性命朝不保夕的病秧子，段誉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得宝是他们成长历程的关键性转折点，得宝后他们又历经磨难，最终成长为一代英雄。武侠小说是关于英雄的传奇，要以它的模式来塑造英雄，让英雄在它的仪式中经受洗礼。读者看到小说中武侠英雄的成长，事实上也是一种心理需要，因为他也正像期待自己的成长一样。在寻宝夺宝母题的展开之中，英雄的成长过程作为喜闻乐见的故事，也被合理化地完成了。

二、文学母题史的佛经与本土文本溯源

中国古人的宝物幻想起源很早。《山海经》中有“食之不饥”的祝余草、“食之不昧”的植楮草，以及许多“佩之不迷”、“佩之不聋”乃至可以使人“不溺”、“不忘”、“不畏雷”的其他动植物。这些跟先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植物、动物、工具乃至施过巫术的魔物，由于具有某种神奇的功能和力量，就自然地被视为宝物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宝”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由远古时代某种具有神奇的功能并和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物，发展为阶级社会中的玉、贝、金、银等。“宝”的概念逐渐与货币、财富、地位等联系在一起。

寻宝母题的运用对金庸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及人物性格的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金庸赋予母题内蕴深刻的伦理价值思考则将作品的主题思想提升到了一般武侠小说难以企及的高度。金庸小说中的宝既包括了通常所指的金银珠宝等，又将范围进一步扩大为武功秘籍、宝刀宝剑等。中

古汉译佛经对寻宝夺宝母题的开创也是全面而丰富的，有理由认为，金庸小说寻宝母题与佛经故事同类母题具有同构的性质。

一是“夺宝遭害幸免”。《众经撰杂譬喻》卷下讲述，某富有长者悬重赏要得到赤珍珠，被派遣到深海中采珠的人，每天要刺血诱珠蚌，费尽辛苦才采到了一小串赤珍珠，可是同伴们见他得宝，就定下阴谋害人夺宝。一次众人就在取水时趁机把采珠人推下了深水井，在井口上压了大石。困境中的采珠人忽然见到一个狮子的头从井壁探入水中喝水，他顺着狮子的洞穴爬出深井，抢走了赤珍珠的人还未来得及献宝，采珠人就来敲门索取，他只好归还了。褚人获《坚瓠广集》卷六“海上探珠人”条转述《耳谈》道：“嘉靖中，金陵杨参以参藩镇广南，一日大雷雨，忽一物如球，自天坠于讼庭，皆海波所成，坼之得人若暝，汤饮之活，曰我某郡民，与某某业探珠海蚌中，我下而二人秉绳其上，忽得三珠，一夜明最大，两手握之上，复下取二珠，绳忽断，随流堕潭中，潭中龙所蟠处，反无水，跨其背如马，觉腹饥，因龙自舐其胁涎，亦舐之，遂不饥。但澜漪味苦甚。而缚裹其身成球，迷闷且死，雷动龙起，扬舞青冥间，身随之，故堕此。杨急捕之，某某与大珠俱在，盖恐探者上，当得大珠，而二人分得小者也。以是断绳，一讯吐实，二人抵死，而大珠还探者。”^[2]金庸《神雕侠侣》第40回说：“当年武学之士为了争夺《九阴真经》，闹到辗转杀戮，流血天下，最后五大高手聚集华山论剑，这部书终于为武功最强的王重阳所得。此后黄药师尽逐门下弟子，周伯通被囚桃花岛、欧阳锋心神错乱、段皇爷出家为僧，种种事故皆和《九阴真经》有关。”论者指出：“金庸以虚设的秘笈和宝藏，揭发了江湖的残酷、人性的贪婪以及人心的险恶。《碧血剑》中的‘金蛇秘笈’、《射雕英雄传》中的‘九阴真经’，《倚天屠龙记》中的‘六脉神剑经’和‘少林七十二绝技’，《笑傲江湖》中的‘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虽然这些秘笈直指权力、盟主地位以及武功本身的最高境界等强有力的诱惑，但它们也为江湖人士招致杀身灭顶之灾。就其叙事功能而言，秘笈当然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悬念与核心事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人性试金石，也充分表露了人本身的贪婪与残忍。”^[3]

二是“寻宝者互相谋害”。吴海勇注意到，民间故事类型中第763型“寻宝者互相谋害”母题，明代郑瑄《昨非庵日纂》静观篇写三盗掘古墓获金，二人设计命一人买饭，俟其至时推落崖下，不想买饭者早有独吞之心，预先置毒饭中。其来自三国时吴康

僧会译《旧杂譬喻经》：“三人后来，见道边有聚金，便止共取。令一人还聚中市饭，一人取毒著饭中杀二人：‘我当独得金。’二人复生意见，来便共杀之，已便食毒饭，俱死。三各生恶意，展转相杀如是也。”^[4]冯梦龙《古今谭概》卷十五转录《耳谭》所记，孝感县刘张二人夜行见宝，共约具牲醴祭祷后发取，刘置毒盂中，令张饮下，张亦腰斧而来，乘醉击刘，二人俱死于非命。这不就是《雪山飞狐》为众人深信的李自成四大卫士因夺宝而生仇怨，结怨百年的情节来由么？《白马啸西风》开篇便描绘了吕梁三杰与白马李三夫妇为争夺藏宝图而激烈斗争，李三夫妇惨死，小女孩李文秀带着藏宝图逃生。《鸳鸯刀》围绕着对鸳鸯刀的争夺，太岳四侠、少女萧中慧、书生林冠南以及林玉龙、任飞燕夫妇等人各显神通。《连城诀》写戚长发为了宝藏害死自己的师父，又杀死师兄言达平、万震山，甚至怀疑到亲生女儿。道貌岸然的知府凌退思为探求宝藏秘密，亲自毁了女儿的幸福，拆散了女儿及其意中人丁典，且囚禁折磨丁典多年，迫使自己的女儿自毁容貌。

三是意外得宝。这一类型往往是大故事套小故事。佛经称大船国王有五子，老大叫智慧，老二叫工巧，老三叫端正，老四叫精进，老五叫福德。五子欲验证自身功德高下，微服远游异邦，老大来一国得悉国中两富户本旧交好友，因家人故结怨，怨深难于调解，于是老大给两家分别送上厚礼，称是代表另一富户前来送礼的，送礼是因为主人认为失和原因在己，请求原谅，于是两家都高兴地同意捐弃前嫌，各拿出百千两黄金给老大以示酬谢。而老四来到一国，见江水中有一大旃檀树飘浮，遂跳入江中将其拖入岸上，偏巧这时国王正急需珍贵的旃檀树，他贡献此宝，国王欣赏精进的勇气，赏赐百万黄金及珍宝^[5]。金庸写张无忌救猿得《九阳真经》，段誉堕崖发现无量玉洞，石破天吃烧饼吃出了玄铁令，袁承志追猴发现《金蛇秘笈》山洞等，皆属此类。

四是龙宫得宝。在民间故事类型中有“煮海宝”类型：主角带了宝贝到海边；把宝贝安放在海滩，再三向他打躬作揖；把宝贝放入海内或在小船内施用，使海水煮沸；在海边把小猪放在锅里煮。结果，海水退去并且渐渐干涸。受威胁的龙王请主角到龙宫，让他挑选他喜欢的东西。主角只向龙王要了一件礼物，得到允诺^[6]。其实，这就是元杂剧《张生煮海》的本事来源。

五是被暗算者未遭祸反而获宝。佛经故事描写，某婆罗门媳妇总想伤害婆婆，怂恿丈夫说婆婆若得到天上的供养，才算丰足，按婆罗门教法，投岩

赴火、五热炙身才能升天，被蒙蔽的婆罗门把老母推入火坑，不想幸运的老母没有掉到坑底，而在一个坎上停住，竟挣扎逃出，路上遇天黑爬到树上，因为咳嗽惊走盗贼，得到了一大笔财宝，闻知真相的婆罗门妇按此行事，却被大火吞噬^[7]。《射雕英雄传》第28回写黄蓉被裘千仞打伤，无路可走，与郭靖闯入铁掌帮禁地，却发现了遗失多年的绝世兵书《武穆遗书》。《笑傲江湖》第8回写令狐冲因违反门规被罚面壁思过，却因祸得福发现了刻在石壁上的武功图形，并巧遇风清扬传授“独孤九剑”。

六是神师授宝。据说龙树出家后得读大乘经典，妙理有所未尽：“独在静处水精房中，大龙菩萨见其如是，惜而愍之，即接之入海，于宫殿中开七宝藏，发七宝华函，以诸方等深奥经典无量妙法授之。”^[8]明代吴元泰《东游记》第18回写锺离权求仙遇华阳真人，得传太乙刀法、火符内丹，“于是洞晓玄玄之道，深明来往之机”。一天，他独游云山到崆峒紫金四诤峰，“忽石壁猛响一声，开若门户。锺离直入其中，见一玉匣，启而视之，乃神仙秘诀也。锺离怀之而出。未几，其石复合。居数日，乃复归三峰，玩其秘诀，遵而行之。忽五色祥云满户，仙乐频美，渐入斋中，有仙鹤呼权曰：‘玉帝有命，迎君回天，且转复旧职矣。’权别（其兄锺离）简曰：‘兄少留此，不久即复会也。’乃授金简玉册，乘云仙去。简与权别，深求秘诀之理，更加修炼之功，臻清无为之宇，金简玉册之要，遂能察往知来，通玄入妙”。《神雕侠侣》第26回写杨过身中剧毒，右臂又被砍掉，却蒙神雕衔来毒蛇蛇胆治伤，且导引来到剑冢教其练剑，兼良师益友于一身。《越女剑》中教越女阿青练剑的“白公公”竟是一只白猿，而那剑法居然是阿青和白猿嬉戏玩耍时无意练就。《鸳鸯刀》中，林玉龙、任飞燕夫妇新婚不久巧遇高僧传授心心相印的“夫妻剑法”。

以上六个有关佛经寻宝夺宝的故事类型，当然并非全部，但基本上概括了相关的故事类型，其对于金庸小说相关描写的触媒作用，当无可否认。

三、宝之真谛及母题伦理价值审美创新

“寻宝母题”到了金庸那里已不限于对主题史的简单因袭，而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在新奇而扣人心弦的寻宝夺宝过程中，展现了人物的鲜明性格，赋予故事以人文精神。而对“什么是宝，宝的真谛何在”这一主题的反复探询，称得上是金庸小说对“寻宝母题”伦理价值的最大审美创新。金庸虽然擅长描述寻宝过程的曲折、复杂、凶险，但对到底

“什么是宝”却很少给予正面评说,只在《鸳鸯刀》中给出了答案,“得了鸳鸯刀,无敌于天下”的谜底直到小说最后才揭开:

袁夫人将鸳鸯刀拿在手中,叹道:“满清皇帝听说这双刀之中,有一个能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这果然不错,可是他们便知道了这个秘密,又能依着行么?各位请看!”众人凑近看时,只见鸳鸯刀的刀刃上刻着“仁者”两字,鸯刀上刻着“无敌”两字。

“仁者无敌!这便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9]

江湖群雄苦苦追寻、孜孜以求的大秘密,竟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关于人性的道理,然而,就是这样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正所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而在愚拙之中却带有对那些只知寻宝的凡俗之辈的讽刺。

金庸小说武功最高的当属《天龙八部》中的少林寺扫地老僧了,其武功虽已达到化境,但他却视武功如敝屣,而大力推崇仁爱宽厚之心。所以,金庸小说的寻宝母题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武功,也是最肤浅的层面,以武功夺宝之人往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结果人财两空。第二层是“侠”,杨过、段誉、石破天等人出场时不会武功,却有一副侠义心肠。作者对于侠显然是赞赏的,赋予他们得宝的模式是“机缘得宝”,有人指出:“在我们的观念里,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10]第三层是“仁”,何为“仁”?仁者爱人,就是用一颗厚德宽容的心包容爱护所有的人,不分好坏贵贱,无差别,无等级,较“侠”更为广泛深厚,是一种至境。唐君毅指出:“中国人对纯粹军事上立战功,辟土地之英雄,恒不崇拜。……中国人所最崇敬之臣相,亦至少必须人民受其实惠,或进而真有一番仁厚惻怛之心,公忠体国之意,与天下人共治天下之气度者。”^[11]“仁者”衡量宝贝的审美标准已和常人大为不同,《天龙八部》中的扫地僧将人人梦寐以求的少林绝密武功视作无物,却将没有只字武功的佛教经书视作至宝。但要达到“仁”的境界毕竟太难,可能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金庸本人对这种理想境界只是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而很少以大量笔墨刻画这类典型形象。与“仁者”相比,“侠”显然更加具备现实土壤,更为作者青睐。总之,金庸写武侠事实上轻武重侠崇仁,突现人生的至宝乃是一颗仁爱之心,“仁者无敌”才是宝的真谛。通过对宝之真谛或隐或显的揭示,使金庸小说超越了通俗武侠小说

“看着好玩”的浅层,而富有一定的哲理性,母题的成功运用起到了提升作品主题思想的作用,也是对传统寻宝母题卓异的审美创新。

四、藏宝图的价值、功用及来源

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对寻宝过程的描述,突出寻宝经历的曲折性、神秘性。在这复杂迷离的寻宝过程中,藏宝图往往发挥了关键性的指示作用,成为宝藏的钥匙,因此寻宝的重点转变成了对寻宝凭借物——藏宝图的追求和争夺。只是在金庸小说中这种关键性指示作用的寻宝凭借物已不是孤立存在,而和一些常见之物如兵器、金钗、丝帕、佛经等紧密结合并发挥作用。

首先,兵器中的藏宝图及兵器的指示作用。藏宝图藏在宝剑中这一模式在《书剑恩仇录》中已有体现,只是藏宝的兵器并非一般的兵器,而是一把锋利短剑。因为是双层剑鞘,所以藏宝图极难被发现,只在一个偶然机会——陈家洛和饿狼搏斗时,饿狼咬下了第一层剑鞘,才使古老的秘密得解。剑中藏宝体现了传统的剑崇拜观念及剑文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深刻影响。除了宝剑,宝刀亦能起到重要的指示作用,《雪山飞狐》中闯王军刀刀脊上的花纹便是宝藏所在山峰的形状。

其次,金钗中的藏宝图及丝帕的指示作用。金庸笔下武侠历来侠义与柔情并重,藏宝凭借物也并不都是刀剑等体现男性武力的兵器,《雪山飞狐》中群雄争夺的藏宝图在一支小小的金钗里,《白马啸西风》中的藏宝图竟是一块丝帕。金钗、丝帕原为女子身边之物,在小说中又往往作为定情物出现,这就使血腥的寻宝过程和男女情爱紧密结合,为曲折的寻宝经历增添了一丝甜蜜动人。金钗、丝帕又是日常生活的常见之物,这种寻宝凭借物的普通化、表面化使人更容易掉以轻心,增添了寻宝的困难。

其三,佛经中的藏宝图。《鹿鼎记》写本佛经按顺序拼凑才能组成藏宝图,因此《四十二章经》变成了争夺的焦点。佛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背后隐藏着—个偌大宝藏,而这个宝藏已和清王朝龙脉结合在一起,挖了宝藏也就断了龙脉,可见此时金庸已将一个王朝的兴衰系之于宝藏,寻宝夺宝的经历也更加激烈了。藏宝图在故事叙述中的功能是相当重要的,其使得构设的寻宝悬念更加强烈,相关情节更加曲折,悬念更加复杂而多层,取宝夺宝的过程也随之更生周折。

早在中古汉译佛经中,围绕宝物的追寻与争夺这一问题就被注意到了。不逞之徒在盗宝夺宝过

程中,受到神灵警告震慑,突出了宝物非得主不可覬觐的道理,显示了宝物的人格化尊严。“宝物有灵”以“万物有灵论”为思维基础,把宝物崇拜中的神秘思维与当下叙事的艺术思维结合沟通起来:

质子造寺时,又藏无量珍宝于佛院东门南大神足下,拟修补伽蓝。诸僧荷恩,处处屋壁画质子之形。解安居日,复为讲诵树福。代代相传,于今未息。近有恶王贪暴,欲夺僧宝,使人掘神足下,地便大动。其神顶上有鸚鵡鸟像,见其发掘,振羽惊鸣。王及众军悉皆闷倒,惧而还退。寺有窰堵波相轮摧毁,僧欲取宝修营,地还震吼,无敢近者。法师既至,众皆聚集,共请法师陈说先事。法师共到神所,焚香告曰:“质子原藏此宝拟营功德,今开施用,诚是其时。愿鉴无妄之心,少戢威仪之德。如蒙许者,奘自观开,称知斤数以付所司,如法修造,不令虚费。唯神之灵,愿垂体察。”言讫,命人掘之,夷然无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铜器,中有黄金数百斤、明珠数十颗。大众欢喜,无不嗟服。^[12]

这个故事昭示了寻宝得宝成功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伦理内核。寻宝者必须要尊重宝物,承诺宝物不可滥用,要用得其思所,才能获得珍宝。

无论是藏宝图还是丝帕、佛经等都是获取宝藏的中间凭借物,是打开宝藏的“金钥匙”,这类小说实际可分两个层次:首先取得开启宝藏的“钥匙”为第一层寻宝,然后才用此“钥匙”去取宝为第二层寻宝。这种“以宝取宝”模式可能受到了唐代胡人识

宝故事的影响。第一层寻宝中开启宝藏的“钥匙”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最常见之物,而这外表寻常之物中又总是内藏玄机,双重的寻宝模式使整个寻宝过程更加扑朔迷离,使整部小说情节更加曲折复杂,流动着人类永恒的探索与追求,充满了吸引现代读者关注的进步人文精神,这是金庸小说能够吸引众多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 王立. 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01-260.
- [2] 笔记小说大观:第15册[G].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430.
- [3] 宋伟杰. 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金庸小说再解读[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72.
- [4] 吴海勇. 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270-271.
- [5] 生经:卷三[G]//大正新修大藏经:卷3.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87a.
- [6] 丁乃通.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 郑建成译.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203.
- [7] 杂宝藏经:卷十[G]//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498b.
- [8] 龙树菩萨传[G]//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0.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184c.
- [9] 金庸. 鸳鸯刀[M]. 北京:三联书店,1996:286.
- [10] 龚鹏程. 大侠[M]. 台北:锦冠出版社,1987:3.
- [11] 唐君毅.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 台北:正中书局,1987:399-400.
- [12] 慧立,彦惊.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5.

责任编辑 韩云波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Origin of Treasure Searching Motif in Jin Yong's Novels

WANG Li¹, SUN Lin²

(1.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alian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odel of Jin Yong novel's search of treasure has the way of getting the treasure by acrobatic and scheme and the way of getting the treasure by good luck. It not only is rel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general mood of burying treasures and digging graves but also shows the author's anti-cultural and anti-traditional ideas. The story's origins include: the motif of treasure scrambling in the Buddhist translations in the middle and ancient times; the motif of the searchers' plot against each other; and the motif of getting the treasure by good luck etc. Mr Jin Yong bring some new ideas about the place of the treasure, the way of scrambling the treasure and getting the treasure etc. All of these flow the human's perpetual explorations and pursuance, being permeated with humanities spirit which attract modern readers' close attention.

Key words: Jin Yong's novel; searching treasur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Books;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